



小傅是福建支援彭州的大学  
生志愿者。据说起初被分到机  
关,小傅还很不情愿。按她的设  
想,是要到彭州山区最贫困最艰  
苦的地方,为那里的孩子们教  
书。不知是团市委照顾小傅这  
个文静瘦弱的福建女孩,还是  
山区已经有很多像她这样的志  
愿者,总之,小傅还是留在了  
文广局机关,成了办公室的一  
名文员。

我虽然在局下属单位,但免  
不了去局里办事,就这样认识  
了这个总是面带微笑,一向素  
面朝天的小姑娘。虽然已经大  
学毕业了,可她看起来就像邻  
家那个还在父母面前撒娇的  
毛丫头,有些羞涩,总是那么  
恬静。这让在川西坝子呆了  
了,也是一副火辣腔调的我,  
一下子感到有一股温馨的风,  
那么通透,那么柔美,直入你  
的心肺。

有时候工作累了,难免带着  
几分怨气,急着要复印

心香一瓣

一份文稿,又遇到复印机总是  
出毛病,就更是毛躁。每每这  
时,小傅总是默默地放下手中  
的工作,微笑着问“姐姐,有  
什么需要帮助吗?”看到她  
那么不厌其烦、那么细致,心  
中的火气一下子就消散了,甚  
至觉得外面的阳光都柔和了  
许多。由福建援建的通济大  
道,通车,筹备感恩福建文艺  
晚会现场,几次和小傅在一起  
工作,她认真踏实、默默无  
闻的身影,还有随时准备帮助  
别人的热心劲儿,还有和福建  
三明市指挥部那些老乡亲热  
拉家常时的可爱样子,给我  
们的感受就是一个字——美!

不光是我,所有认识她的人,  
无论男女,都有同样的感受。  
机关的潘老师是从一所镇上  
的小学借调过来的,刚到局机  
关,他也经常遇到打印机坏了  
之类的问题,小傅总是很快就  
帮他搞定。一年的志愿期满,  
小傅要回福建老家了,她收拾  
好简单的行李,笑

## 小傅

何晓玲

着说,我算是一个纯粹的志愿  
者啦!原来,每到节假日,小  
姑娘就约着一起来的同伴,  
用从生活费里挤出来的钱,  
买了一个数码相机,把偌大  
个四川游走了个遍。九寨沟  
、峨眉山、成都大熊猫基  
地、北川灾区……小傅带着  
当地政府发给援建者的“熊  
猫金卡”,不仅支援了四川  
的旅游,还把团市委发给她  
和同伴的电热毯、自己掏钱  
买的几本《新华字典》,一  
起托潘老师转赠给当地的孤  
儿儿童。受赠学校的老师很  
重视这件事,专门问需不需  
要搞一个仪式,小傅一个劲  
儿地摆手。

小傅走的时候,局里为她举  
办了欢送仪式,很多与她一  
起共事的人都在她的留言本  
上留下了美好的祝福。潘老  
师在自己的空间里写了一篇  
日志《志愿者小傅》,文章  
的结尾用了四个字——美  
丽人生,这无疑也是我们大  
家共同的心愿。

这篇短文发表在群艺馆办  
的文艺小报上,我上QQ给  
小傅留言,准备报纸出来后  
寄给她,可居里挤出来的钱,  
买了一个数码相机,把偌大  
个四川游走了个遍。九寨  
沟、峨眉山、成都大熊猫  
基地、北川灾区……小傅  
带着当地政府发给援建者  
的“熊猫金卡”,不仅支援  
了四川的旅游,还把团市委  
发给她和同伴的电热毯、自  
己掏钱买的几本《新华字典  
》,一起托潘老师转赠给当  
地的孤儿儿童。受赠学校的  
老师很重视这件事,专门问  
需不需要搞一个仪式,小傅  
一个劲儿地摆手。

小傅终于同意给我留地址。  
她如今在厦门,和很多毕业  
的大学生一样到处奔波着找  
工作。小

傅是集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本科生,有着很好的功底。那  
天我们聊了很久,虽然一直  
从事文字工作,我却遗憾自  
己曾经很多年都找不到方  
向,也没有进步。我对小傅  
说的最多的是珍惜青春,没  
事的时候多读书,多练笔。  
文学虽然是羊肠小道,如今  
的社会又如此多元化,但对  
于灵敏灵气的你,如果能够  
坚持,会是多么好的一件事  
。我只是谈了谈自己的感受  
,没想到小傅却充满了感激  
,还一个劲儿让我给她推荐  
书目。

“春节前,彭州很可能要  
组织到福建去慰问演出  
……”电脑上,我敲出这样  
一行字。

“在福建援建的演艺大  
厅排练,每天都有好多人来  
参与,社区的大爷大妈,学  
校孩子们,还有下了班赶  
来排练的警察、医护人员  
,听说要到福建去感谢亲  
人,大家的热情可高啦!”  
我接着说。

“那我好好准备一下,你  
们来了,我好给你们当导游  
哦!”小傅特别地开心。

这一刻,我的心中涌动着  
一股暖流。

(作者单位:四川省彭州  
市群众艺术馆)



五龙山下(摄影)

刘小平(河北省无极县文化馆)

## 文化系统作者作品专号

酒是好东西,几千年的历史  
可以证明。我太爷就好这一  
口。他喜欢喝,嘴里却管它叫  
“尿水子”,听起来是个贬  
义词,但从太爷嘴里出来,是  
一股亲昵味儿。那时父亲已  
当教师了,一个月工资三十  
元零五角,八百项代销指  
着呢。不过父亲有个小副业  
,就是写稿子,能赚点稿费。  
稿费只有三两元,但对父亲  
来说已很可观了。稿费取  
来时,父亲就拿着家里黑漆  
柜上的绿洋棒子去村头的  
供销社给太爷打酒。绿洋  
棒子又高又大,能盛二斤  
散酒,瓶盖早已不知去向  
,常年用一截棒子瓢儿塞  
着,外露部分黑乎乎的,里  
边却让酒根得白净净的。

那样一个晴朗的春天,刚  
用稿费打来的酒,父亲拎着  
绿洋棒子进了院子,抬眼就  
看见了在菜园里劳作的太  
爷和太奶。太爷在翻园子  
,准备种豆角;太奶在修理  
林秸,准备架豆角。两人高  
一声低一声地打唠儿。一  
抬眼看见了拎着绿洋棒子  
的父亲的父亲。父亲于是  
快活地往高提了提洋棒子  
,说:“爷爷,我给您打酒  
了。”太爷的嘴角迅速地  
往上翘了翘,却把眼睛呱  
嗒一下搭到手里头的活计  
上,嘴里哼了一下,说:“  
买那尿水子干啥。”太  
奶一手掐林秸,另一手飞  
着弯刀,笑眯眯地看着  
父亲接了一句:“看住那  
个耗窟窿倒!”太爷终于  
绷不住了,绽开了满脸的  
皱纹。父亲也开心地笑着  
,幸福地把酒拎进了屋。

太爷只是偶尔喝点小酒  
,解解馋,姥爷却是一辈子  
没离开酒。喝了一辈子酒  
,不知道醉酒是啥滋味,这  
是姥爷逢人便说且最引以  
为自豪的事。姥爷一天三  
顿饭,饭可以不吃,但不能  
没酒,酒也不必多,两盅足  
矣。姥爷的酒具是一个细  
脖儿的白瓷酒壶和一个  
小白瓷酒盅。小时候去姥  
爷家,老舅母一喊放桌子  
了,我们就立刻吭哧吭哧  
地把那张油亮亮的枣木桌  
子搬到炕上,然后就很熟  
练地拿酒壶、烫酒、倒酒  
。准备好了,姥爷就坐到  
桌前,端起白亮亮的小酒  
盅放到唇边,“吱儿”地  
啜一下,接着,一根炸得  
焦黄的小凌河鱼扔到了姥  
爷嘴里,姥

爷就很响地吧嗒嘴,啜  
烫滋味。这么多年过去  
,我依然怀念姥爷喝酒  
的神情和响声,那真叫  
一个香!

大哥读军校的时候,有一  
年从江苏传说“水漫金  
山寺”的那个地方回来  
度寒假。我那时已参加  
工作在中学教书。他用  
津贴、我用工资,我们  
一起买了瓶装的酒,去  
看姥爷。姥爷看着我们  
和酒都高兴。饭桌子摆  
上时,姥爷高声对老舅  
母说:“来,给大外甥  
添个酒盅!”一身戎装  
的大哥激动地正襟危坐  
,给姥爷、老舅满上酒  
,然后给自己也倒了一  
盅。一口酒下肚,姥爷  
问大哥:“上人们却  
让酒根得白净净的。”

## 酒事

林爱华

了吗?”大哥没明白,老舅  
接茬儿说:“上啥人  
啊,现在年轻的都不着急  
找媳妇,外甥来得找大  
城市的人儿呢。”姥  
爷笑了,转头又问我:“  
丫头,做(读zòu)活  
儿了吗?”问得我一  
愣。老舅母这时撩开门  
帘,端着菜进来,高声大  
嗓地活计上,嘴里哼了  
一下,说:“买那尿水  
子干啥。”太奶一手  
掐林秸,另一手飞着弯  
刀,笑眯眯地看着父亲  
接了一句:“看住那个  
耗窟窿倒!”太爷终于  
绷不住了,绽开了满脸  
的皱纹。父亲也开心地  
笑着,幸福地把酒拎  
进了屋。

父亲喜欢给太爷和姥  
爷打酒,但他自己却不  
喝酒。不过家里来客  
人,父亲还是要陪的。  
父亲的量不超过一盅  
,也从劝酒,但却能把  
客人陪得很好。但凡喜  
欢喝酒的人,即便平常  
少言寡语,酒一下肚  
,话也多。而跟父亲喝  
酒的人,话儿尤其多  
,因为父亲是个绝好的  
倾听者。酒逢知己  
啊!三杯两盏过后,酒  
便调动了人内心深处的  
喜怒哀乐,情绪如滔滔  
不绝的水流恣意开来。  
说的人尽情地释放,释  
放快乐喜悦,也释放忧  
虑悲伤。父亲倾听  
着,抚慰着,感同身受  
。这时

## 在稿纸上行走

王可田

在稿纸上行走  
纸上的泥泞  
和着尘世的风雨

散乱的诗句  
犹如一堆黑色砾石  
磕绊着行吟的脚步

在稿纸上行走  
指问天地,拷问灵魂

一颗丹心照亮茫茫雪野

就像一尾穿越冰层的鱼  
即使擦破脊骨  
仍保持着优雅的风度

在稿纸上行走  
披散满头长发,踏破脚心  
一直走到汨罗江畔……

## 老船

王玉梅

你 老了  
却不肯上岸  
伤痕累累的你  
守着海滩  
看儿女远航

有人曾劝你离开  
可他们失望了  
你属于海的身躯  
岿然不动

你 骄傲  
劈风斩浪的日子  
风光过  
如今 收藏在海滩  
印证着征战的辉煌

一天 你的身影  
出现在画展上  
《岁月》  
为画家赢得一份金奖

## 莲

许向诚

水质天籁的承露盘  
微风里凝聚的腰肢无言可喻  
两滴 聚合 一滴  
一滴 离散 两滴

美目盼兮  
一滴 流落湖心 是唏嘘  
美目盼兮

一滴 悬垂叶檐 是凝睇  
美目盼兮

而 郁结的块垒深深藏匿  
却躲不过伤心之箭  
洞穿层层丝絮  
那老成严霜的两滴 一滴  
那无比锋利的一滴 两滴……

注:9月20日,由天津市群众艺术馆和东丽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第19届“文化杯”——鲁藜诗歌奖在天津揭晓,共有津内外的100余位诗人获奖。以上三首诗为获奖作品选。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我随  
知青浩浩荡荡的队伍踏进了  
平坦、贫瘠的苏北劳改农  
场大地。在大雪纷飞之夜  
,我首先听到了关于马的  
恐怖传说:

一匹叫“排骨”的瘦  
马,驯服它的代价是五个  
场员的腿骨。谁一跨上去  
,它便就地一个打滚,压  
折他的腿。

一个场员的脑袋被马踢  
得粉碎,原因是他窥探两  
马“做爱”,忘乎所以,越  
凑越近,以致激怒了马  
……

也许是年轻气盛的缘故  
,不满十七岁的我,终于  
咬咬牙决定学骑马。当  
然,那年厚雪没膝的艰苦  
环境,使自行车在泥泞的  
公路上寸步难行,为了上  
场部开会,办事方便,我  
也得不下一决心以马代  
步。

学骑马要有不怕摔的  
勇气。马欺生,不是挨墙  
角崩,有意把我的脚往凸  
起的水泥角上撞,就是  
骤然窜入营房屋檐下,让  
高高在上的我躲避不及  
,迎面被击中。等我爬起  
,它已不见踪影。有一回  
,它驮着我绕着直径十  
米的大粪坑急转,我害  
怕极了,一闪身,重心外  
移,被狠狠摔出,脸上手  
上尽是黏乎乎的血。几  
天下来,只能俯卧睡眠  
,因为两股与马背无情摩  
擦,血泡破了,疼痛无比  
。

然而不久,我便尝到了  
征服者的神气:当明丽的  
春光撒满苏北平原时  
,我和农友们持枪跃马  
,在广袤的原野上追捕野  
兔、围打野鸭;当潮湿温  
暖的夏季之晨,我们牵  
马步入茂密参天的防风  
林尽情采集蘑菇;金秋  
是丰收庆祝的良辰,我  
们各营、连干部骑马赛  
跑,看谁跑第一,稍落后  
者便会不留情地吃到前  
马后蹄

岁月如歌

踢腾送上的泥巴;寒风  
嗖嗖的冬天,铁蹄踏雪  
,威风凛凛……

我眷恋着农场的马,还  
由于它帮我脱离过困境

深秋夜,冷雨注。我独  
身赶着外号叫“老歪  
犁”的老公马从三十多  
里外的海堤往回走。四  
周雨帘密密,二目难辨  
路,终于迷径,车陷森  
森的芦苇荡。我浑身湿  
透,饥腹咕咕,疲惫与恐  
惧交织成一张绝望的  
黑网,向我压来。环视  
四周旷野黑咕隆咚,我  
不知自己陷在何处,离  
营地有多远。下半夜  
,雨渐渐停了,“老歪  
犁”这匹上了岁数连犁  
都拉歪的老马竟奇迹  
般地把我拉回了营地  
。四十多年过去了,它  
一定早就“寿终正寝”  
了,可我还是深深地怀  
念它。

一九七二年冬天,我  
进入上海师大文艺系上  
学。入党时,没想到‘工  
宣队’的领导重点审查  
我关于骑马的“问题”  
——一匹新从总场发  
配的母马,我骑了一百  
多里路来到营地,它早  
产了。虽然兽医曾明告  
我:“它一直未受孕  
……”我仍发自内心  
地痛恨我的过错。

我爱马,爱骑马,并  
时时油然勾起对马的回  
忆。尽管我知道,岁月  
如流,青春不再,身姿  
已不如先前,但曾在马  
背上磨练出的坚忍不  
拔的脾性,还时时闪现  
……

二〇一〇年的上海  
广厦林立,如日东升的  
年轻人拥有很多很多  
,“可惜,”“马背”与  
他们相去甚远,“烈马”  
更与他们无缘……但  
是,他们必须奋力去寻  
觅那块坚硬的砺石,学  
会驾驭生活的奔马,才  
能锻炼出男子汉的阳  
刚之美!

(作者单位:上海市群众  
艺术馆)

## 绿 叶 花 瓣 烫 咸 粥

高国镜

绿叶菜粥,材料很随意,似  
乎都是顺手拈来的,主料  
不过是一碗剩粥剩饭,小  
米粥、玉米粥都可以,其  
次是面疙瘩,还不一定是  
白面疙瘩,多半是玉米面  
拌成的面疙瘩。把水烧  
开,把饭打进去,弄点棒  
子面那一摇,就揉成了面  
疙瘩,随之就倒进沸腾的  
锅里了。画龙点睛之笔在  
后头,就看你搁什么菜了  
。撒点土豆丝,撒点胡萝  
卜丝,丢点萝卜缨、小白  
菜,这东西都不新鲜。新  
鲜在一个野味上。刚才说  
过,姥爷最善于用花瓣和  
绿叶烫咸粥,那花也好  
叶也好,来之似乎很轻  
易,就是顺手牵羊的事。  
老家出门就是山,山地  
里不缺乏野花野草的,从  
开春到入冬,四处都可  
以采到花瓣和绿叶。想  
来,姥爷的烫咸粥,主料  
往往是一样的,辅料却  
花样繁多,很少有重复  
的。

刚开春的时候,那山坡  
上开得最盛的花,就是一种  
叫做“年年挂”的花。这  
花的学名至今我也没弄  
明白,但这“年年挂”却  
是故乡一道最耀眼的风  
景了。这花浑身都是宝  
,它的茎秆儿用斧子一  
砸,就是故乡人用的所谓  
火把亮,用于引火用的。  
它的花开得密密麻麻,金  
光灿烂的,那花摘下来  
可以直接吃,甜味俱  
备;这花若变成角儿,还  
可以吃了。每当初春,  
我和姥姥摘来满篮子的  
“年年挂”,烫咸粥的时  
候撒上几把,那粥就金  
灿灿的,透着格外的清  
香,吃几碗都没饱。还  
有一种花,山丹花,也可  
以入粥的。把咸粥烫好  
了,再把洗净的山丹花  
瓣撒到粥浮头,红艳  
艳的山丹花瓣掺和在粥  
里,就让人食欲大增  
了。此



朝夕拾